

● 巫山情劍錄 ● 第一部

幻劍情花

(台灣) 云中岳 著

下



巫山情剑录

第一部

幻剑情花

①下
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3 号

巫山情剑录

(全二部共五册)

云中岳 著

* .

漓江出版社 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 发行

桂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\1/32 印张 37.5 字数 757 千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0 册

ISBN7-5407-1186-8/I·826

定价:(五册)29.60 元 第一部(上、中、下)17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第二十章 化敌为友 (1)
- 第二十一章 明火执仗 (18)
- 第二十二章 一场梦幻 (42)
- 第二十三章 风雨欲来 (67)
- 第二十四章 洞庭王 (90)
- 第二十五章 宴无好宴 (118)
- 第二十六章 神秘怪人 (140)
- 第二十七章 群魔乱舞 (164)
- 第二十八章 铸 情 (190)
- 第二十九章 最毒妇人心 (212)

第二十章 化敌为友

“啪！”

指劲击中从破墙口飞入的一块方砖，砖炸裂成碎块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狂笑声传到。

“花子纳命！”

外面有人大喝，罡风呼啸声随风传入，有人发招攻击了。

“接这一记庄家打狗！哈哈哈……”

“哎……”

随着厉叫声，两个青衣人倒飞而入，声势浑雄无比，手舞足蹈砸落人丛。

八表潜龙反应甚快，闪过砸人的同伴，疾窜而出。

情势大乱，变生不测。

郑夫子真力损耗过巨，无以为继，百忙中斜闪，躲避砸人的人影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狂笑声震耳欲聋。

人魔与鬼母悄然穿场墙口而出，乘乱脱身全力逃命，顾不了创口的痛楚，逃命要紧。外面负责堵截的人，决不是庸手，当然不能硬冲，必须从狂笑声传出的地方逃，那位发狂笑的人必定已将堵截的人解决了。

果然所料不差，看到一位花子，刚好一棍将第三个拦截的人敲倒，出路已扫清。

两老魔飞奔而过，鬼母居然有了人情味，冲越时向花子冲口叫：“谢谢，容图后报。”

花子是怡平，洒出一把树枝，阻击追出的八表潜龙，每一段小树枝皆具有强劲的力度，比暗器差不了多少，把八表潜龙打得伏地躲避。

“东面去不得，往南逃！”怡平急叫。

两老魔分别受伤，争于逃命，怎肯听他的？

同时，南面林木空隙中，一个手执金背刀的人正急掠而至，东面却不见有人，其他方向把守的人，正从左右抄来。

慌不择路，两老魔不理睬怡平的警告，从没有人截击的东面脱身，窜入草木森森的僻野处。

身后，花子的狂笑声震耳欲聋，正在引走众走狗，阻止走狗追赶。

人魔受伤甚重，尤其是左肋那穿云指击中的创口，损及内腑，有内出血的严重现象，奔跑时剧痛几乎可令全身崩溃，逃的速度自然有限。

远出百十步，人魔已呈现不支，脚下踉跄，几乎难以举步了。

鬼母左臂已失去活动能力，右手又舍不得丢掉鬼头杖，无法空出手来相扶，在一旁一面逃一面焦灼地叫：“支撑下来！不能停，不能停……”

他们嗅到了草木气息以外的淡淡香味，但已无暇去想为何有这种与往常不同的气息。

“老太婆，我……我不行了……”

人魔踉跄挣扎而行：“你……你快逃……不……不要顾我，死……死一双不如死……死一个……”

“不，要走一起走。”鬼母坚决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服老了，老太婆……”

“快走……”

前面竹丛枝叶沙沙而动，钻出一位美如天仙的白衣女人。当然不是天仙，天仙手中不会有杀人的寒森森宝剑，只有花；女人都喜欢花。

“谁也走不了。”

白衣女人娇笑，长剑徐伸：“这里有我云裳仙史布下的销魂香阵，倒也！”

人魔往地下一栽，这一栽，便梦入昔年青春路，梦寐以求的青年二十三四岁，时光倒流青春复返。

鬼母扔杖便倒，立即人事不省。当然，销魂香也给予老太婆回到少女十五二十似水年华时。

云裳仙使收了剑，欣然接近嘲弄地说：“古井生波，死亦风流……噢！”

侧方三丈外，一株大树后闪出一位花子爷，发出一阵她熟悉而十分刺耳，令她心惊胆跳的怪笑。

“好啊！这次在下可放你不过了。”

花子爷说：“你就是生得贱。”

“孤魂野鬼庄怡平！”

云裳仙史惊怖地尖叫，扭头撒腿便跑，往竹丛中一钻，老鼠似的窜走，一面逃命一面尖声求救：“九绝神君，快发出信号给天都羽士……”

也许九绝神君真在附近埋伏，但一听孤魂野鬼庄怡平来

了，不躲得远远的才是怪事。

两老魔是同时醒来的，被冷水泼在脸上，惊醒了返老还童的绮梦。

人魔猛然醒来，痛楚突然光临，不由自主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。

“你鬼叫什么？”

坐在一旁的怡平说：“你不是不服老吗？你看到我受到周夫子的折磨，痛苦比你沉重十倍，你反而比我叫得更厉害更凄惨。”

“是你！”人魔停止叫苦。

“我就知道你怕痛，怕你鸡猫狗叫，所以先替你裹了伤，上了金创药，才把你弄醒。那个什么郑夫子，天罡穿云指的确可怕，你这把老骨头怎禁受得起？”

“老夫不领你的情。”人魔乖戾地说。

“哟！你少臭美，你有的是什么情呀？肉麻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算了算了，你若大年纪，生那么大的气会中风的。你们能照顾自己了，我可要走啦！”

怡平说完，站起伸伸懒腰。

“你为何要救我们？”离魂鬼母挺身坐起问。

“不为什么，也许他们是在下的死对头，看不顺眼手就发痒，手痒就揍他们，如此而已。在下救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可怜，顺便而已。”

“尽管彼此是仇敌，老身仍然感激。”

鬼母由衷地说，女人毕竟心肠不够狠。

“那倒不必。”

怡平举步便走：“走狗们恐怕会派人穷搜，你们最好赶快找地方躲起来。他们何时离开岳州，谁也不敢预料，未走之前处处有危险，时时得提防，除非你们向他们投靠，不然……好，不说了，再见。”

“站住！”

人魔又怪叫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，你想怎样？”

怡平扭头撇撇嘴：“别急，等你把伤养好，再来找我孤魂野鬼算账好了。我年纪比你小两三倍，不会比你早死的，你找我好了。”

“你小子的确比我强。”人魔语气一变。

“好说好说。”

“你忍受痛苦的毅力，很了不起。我人魔号称魔鬼，从不称赞人的。”

“在下深感荣幸。”

“咱们的恩怨，一笔勾销。”

“异数异数。”

怡平半真半假地说：“老人魔，你莫不是痛糊涂了吧？我不信你人魔片毗必报的的性格，会因此而有所改变，我仍然时时提防着你。”

“人早晚会变的，老夫真的变了。”

人魔居然有软弱的时候：“隐修二十年，到头来，才发觉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年青俊彦一个比一个强，武林技击日新月异，老的人真不应该以筋骨与卖老为能了。唉！”

“话不是这样说，老前辈。”

怡平诚恳地说：“武技如果用来杀人，就不值得参研了。老前辈苦修二十年，二十年来一定少造许多杀孽，未曾不是武林之福。武技是否有进境并不重要，要活到老前辈这种年纪，太难太难了，希望老前辈珍惜余生，不要利用有限的余生造孽，武林幸甚，江湖幸甚……再见了。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老前辈有事？”

“你有人落在他们手中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想利用这件事，把你引出来结算，已经有了眉目。”

人魔挺身坐起说：“我收服的几个地老鼠是很能干的，他们办事的能力，比起那些名人老江湖只强不弱；尤其是钻缝隙挖老根的事最为拿手。加上老太婆的离魂绝技，取口供极为真实可靠。得到确讯，怎么通知你？”

“小可不打算迁出碧湘老店。”怡平大喜过望：“那就一切拜托两位老前辈了。”

“希望不负所托。你走吧！彼此小心。”

人魔大概真是性情有所改变了，大概是死里逃生，天良发现吧！说话有了人味。

“彼此珍重，再见。”怡平欣然告辞。

“很难得的年轻人。”

鬼婆冲他远去的背影喃喃地说：“走狗们无奈他何，他具有成功的人应有的一切条件，成功不是偶然的。”

一念之慈，获得两老魔的友谊，化敌为友，怡平感到十分欣慰，在各处查访一些消息，午间返回客店。

神箫客也回来了，带回可靠的消息：走狗们武昌来的船，

明天到达。

周夫子一群高手，仍落脚在枫桥杨家。

长沙王府派来一队人马，住进城东的岳州卫，以军方名义，追查打伤并抢劫王府护卫的事。

有人向军方告密：四盐运司总理鄢大人的属吏，在岳州为非作歹，打伤护卫的，就是这些人。

军方会同知府衙门的巡检、班头、捕快，在城内外搜寻疑犯。

走狗们销声匿迹，稍有名望的人不敢入城。

如非绝对必要，白天决不暴露形迹，一切活动皆改在夜间进行，像是见不得天日的野鬼，过街的老鼠。

白天是军方和巡捕们的天下，晚间是走狗的活动时间；岳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保持平静保持均衡局面。

午膳仍然送到怡平的房内，四人一面进食，一面交谈。

房门是敞开的，以便看到外面的情景。

客店午间旅客甚少，走动的皆是来岳州办事的旅客。过往的旅客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，天没亮就结账动身了。

“我看到追魂一令姜永胜。”

神箫客老眉深锁：“万家生佛吴仕明的知交好友。奇怪，他来做什么？”

“公孙云长。”

怡平说：“那狂妄白痴的伙伴，终于赶来了。”

“不对。”

神箫客摇头：“万家生佛屡败屡战，目下已成了强弩之末。乾坤一剑却屡战屡胜，声誉如日中天，已取代了万家生佛的武林侠义道领导地位，曾经要求与万家生佛合作，万家生佛断然

拒绝了。所以，我找不出任何理由，来证实追魂一令是来帮助公孙云长的人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……”

“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万家生佛事先知道拔山举鼎前来岳州，因此急急赶来结算。那么，万家生佛怎知道拔山举鼎要来岳州？谁告诉他的？公孙云长是从湘南来的，他怎能算定拔山举鼎或者万家生佛的行动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糊涂了是不是？”

神箫客苦笑道：“我老人家也糊涂了，似乎，这不是不期而会的偶发事件，而是早有预谋周祥策划的计划行动，你我才是适逢其会，鬼使神差撞进这窝子浑水的人。小怪，今后行动，必须更加谨慎了。”

“小可理会得。”

“咱们睁大眼睛，拉长耳朵，躲在暗处冷眼旁观，看看他们到底搞出些什么把戏来。唔有客人来了。”

五个老道出现在走廊口，由店伙领着向这里走。

“天都羽士。”

怡平颇感惊讶：“和他的四大天香正教护法元、亨、利、贞；他们来做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！来吃你我的肉呀！”

神箫客的大嗓门真大：“人家来报仇，五比四。”

“他们也是走狗？”

纯纯讶然问：“很像有道全真，仙风道骨……”

“什么有道全真？他们天师道，驱神撵鬼哄骗愚夫愚妇，无恶不作。”

江南妖姬说：“小妹妹，你千万要离开这些妖道远一点，他们的妖术，决不是你这种对世事一无所知的小姑娘，所能对付得了的。”

五老道在门外一站，店伙匆匆退走。

五双冷厉的怪眼，死盯着房内谈笑自若的四个人。

“贫道可以进来吗？”

天都羽士终于发话了。双方僵持不下，总得有人打开僵局，而打开僵局的人，往往是有所求的一方。

“哈哈！我老不死以为你们要打进来呢。”

神箫客笑得像只刚下蛋的得意老母鸡：“要卖迷魂药蒙汗药者……进来吧，可以讨价还价吧？”

五老道眼露凶光，但并未发作。

“没地方坐。”

怡平笑笑：“梁老前辈一代奇侠，位高辈尊，即使这里有凳子，你们也不配与老前辈平起平坐，有什么话，你就直说吧！谅你们也不敢再动剑，你心里明白，咱们上次只是逗你们玩玩，真要……”

“真要打。”

神箫客做鬼脸：“你们早就兵解归天，或者下十八层地狱啦！”

“总有一天，贫道会讨回公道。”

天都羽士阴森地说：“贫道此来，是奉命与诸位诚恳商谈的。”

“道长奉周夫子之命？”怡平问。

“是的，上次周夫子曾经派人传话，与施主……”

“对，不但派了人传话要与在下商谈，而且相当客气。可惜他并没有丝毫诚意，一听在下中了毒僧的封经封时丹，不但取消了会谈，更露出狰狞面目，领了一群宇内一等一的高手把在下整得死去活来，几乎把在下钉死在竹刀阵中。老道，你以为在下还敢想念你们的诚意吗？”

“庄施主，彼一时，此一时。”

天都羽士厚着脸皮说：“时势造英雄，情势比人强；施主目下的声誉身价，与彼一时相去天壤。”

“老道，你的话具有强烈的枭雄味。”

“夸奖夸奖，贫道甚感光彩，枭雄可不是人人能当的。贫道愿当枭雄，却不愿当英雄；像施主这种英雄，活得太苦太苦了。”

“老道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想证明什么？”

“贫道只奉命向施主阐明利害，分析时势……”

“你算了，在下还没吃饱呢！哪有闲工夫听你阐明分析？把你来的目的，三言两语说出来；不然，你请吧！”

怡平不耐烦地下逐客令。

“好，贫道拣重要的说。”

天都羽士知道怡平不肯听废话，只好忍住怒火简要地说出：“其一，以价值巨万金珠为酬，请施主离开岳州。其二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！”

怡平摇手示意“我这浪人不敢带巨万金珠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；身上多带一文钱可能会因一文钱而送命。把南衡的小少爷交给我，我带他离开岳州。”

“韦小施主不会随你离开岳州，他已是八表潜龙的得力助

手。他是自愿留下来的，他讨厌你管他的闲事，他有他的事业与前途，你无权干涉他韦家的事。”

“在下管定了他韦家的事。”怡平强横地说。

“施主不能不讲理……”

“我这人有时是不讲理的。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老道，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，我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，明天正午，人要在此地交给我，我立即上船。不然，我给你们没完没了。”

“施主不要逼人太甚……”

“你请吧，老道。”

怡平下逐客令，咄咄逼人。

“你啰嗦些什么？”神箫客瞪眼猛拍桌子：“你们的条件，庄小友拒绝了。庄小友的条件，你又作不了主，除了回去向你的主子禀告之外，老夫想不出你还有甚么理由赖着不走。”

“再不走，可就难看了。”

怡平接着说：“不客气地说，你虽然是天香正教的教主，鄢狗官的客卿，但在我和梁老爷子面前，你远不够谈判的份量。周夫子派你来，我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少谈判的诚意。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你不打算走吗？你耽误在下的午餐了，人的肚子一饿，火气是相当旺的，所以说饥火中烧。”

“贫道即将施主的条件转告周夫子，告辞。”天都羽士愤愤地说，转身出室。

“不送。”

五妖道一走，神箫客老眼乱转，笑笑说：“小怪，猜得出他

们的用意吗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怡平点点头。

“哪一点？”

“巨万金珠买小可离开，不会有假。鄢狗官前年在两淮，光是盐引税就净吞了六十万两银子。六十万两银子，挑也得四百个人。用一万两银子买我滚蛋，在他不过九牛一毛，便宜得很。”

“其他呢？”

“要引我投入他们的天罗地网。”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八表潜龙目下公然在白鹤寺落脚，那是摘星换斗引诱公孙云长高嫣兰送死的地方。我不去，那里只有十几个充门面的人；我要是去，保证高手如云，步步杀机；他们就希望我去，所以老道装出在无意中泄露口风。”

“小家伙在不在白鹤寺？”

“不在。”怡平答得十分肯定。

“没有可能？”

“没有。江湖风云四霸天的声誉地位，比起武林四杰四剑圣，仍然差了一级。如果能利用小云飞胁迫南衡就范，正邪双方的局面，将大大的改观。上次剑无情那群人突袭韦家，目的在此。想想看，南衡眼看就要成为他们到口的肉，小云飞就是最佳的保证，怎肯把小云飞作为诱我的诱饵？他们知道我很难对付，不能冒险将小云飞放在白鹤寺，万一失败了，他们就无法掌握南衡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判断。”

神箫客心情沉重地说：“风雨欲来，咱们得赶快进行援救

小家伙的大计。”

“庄哥哥，我……我好害怕。”

纯纯泪眼盈盈地。

“我在尽力，纯纯，沉着些。”

怡平不得不强作欢颜，隐藏起心中的不安：“吉人天相，我们会成功的，不要失去信心。”

餐毕，怡平带了一些用具，出店打听消息。

枫桥东面里余的杨家，是位于镇郊的一座庄园式宅院。连进式的古老住宅连房叠厢，白天走进进去也不易摸清方向。

堂暗奥深，采光不足，各房子侄分居各处，形成许多小小生活集团，外表看是一家人，其实各有自己的活动天地，不熟悉内部的人，保证会像没有头的苍蝇般乱闯。

周夫子选中杨家作为指挥中枢，犯了严重的错误：地方大而杂乱，警戒防守不易。但也有优点；入侵的人不易找到目标。即使将万两黄金摆在里面，让人白天到里面找，三天两天恐怕也无法找得到。

这两天，杨家的走狗们活动减少了许多，据说主脑的人物已接船去了，留驻的人深居简出，清静了许多。

周夫子地位高，没有去接船。

午后不久，郑夫子带了爪牙狼狈地返回。

他们在丁家湖附近穷搜人魔鬼母，和救走两魔的可恶花子，竟然不知道花子是怡平。

九绝神君、云裳仙史几个人，是申牌左右才匆匆逃回来的，这才知道花子的身份，把郑夫子几乎气疯了。

他们把怡平和神箫客列为唯一大敌，人魔与鬼母已不需